

文/ 歐陽亮

翼宿 (下篇)

黯淡卻有型的翅膀

(續 翼宿上篇)

翼宿到底有幾顆星？

但是從佛教典籍來看，在三國時期的《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》（簡稱舍頭羅經）及其另譯本《摩登伽經》卻記載：「翼有二星。形如人步。」隋代初年那連耶舍譯的《大乘大方等日藏經》也有提及翼宿星數：「其有二星，形如腳跡。」

佛教起源於印度，印度二十八宿的翼宿主星卻是位於太微垣內的五帝座一（獅子座β）¹⁶，遠比中國的翼宿明亮，但沒有翅膀的含義。另外印度的張宿、

星宿也都放在獅子座的亮星上。雖然目前公認二十八星宿起源於中國，但三國時期前的星張翼三宿會不會也是指獅子座內較亮的星呢？在三國前就傳至印度，讓印度保留了古老的星宿畫法？

太微垣的五帝座最早載於史記天官書：「南宮朱鳥，權、衡。衡，太微，三光之廷……其內五星，五帝坐。」

由此可知，西漢初年的權、衡（軒轅與太微）與翼同屬南宮朱雀，五帝座與翼宿已各自獨立存在，所以原始的南方七宿應該就在目前軒轅與太微以南的位置。雖然

有學者認為二十八宿在西周至戰國之時傳出中國再輾轉流至印度¹⁷，但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中國原始的星張翼三宿位於獅子座，且這幾個星宿起初分佈於黃道以南可能是為了觀測上的需要¹⁸，傳入印度之後才被修改為獅子座亮星。若此推論正確，亦將間接否定朱雀是原始崇拜圖騰的可能。

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，剛開始並不興盛，直到三國後才稍有發展。因此三國時才譯成的佛經所寫的翼宿星數，應已無法取代當時主流的二十二星之說。

若翼宿確定是二十二星，為



圖6 現代星圖的翼宿-左：《星空漫步》附圖，中：香港太空館，右：臺北天文館展場

何現代星圖都只繪十三或十四顆而已(圖6)?目前市面流傳的中西星名對照圖是以清代《儀象考成》為根據找出對應星,有研究顯示《儀象考成》裡已有許多星不同於早期的北宋皇祐星表¹⁹,因為歷代文獻常在改朝換代時燒燬、傳抄時又常出錯,兩千年前認定的星座,傳承時不免會產生變動,加上古代製圖學不發達,繪圖重寫意,如傳統山水畫一般,因此以近代數據去對比古星圖,顯然「以今論古」,自然容易對不上。找不到對應星的,只好列為缺星了。另外明末徐光啓也曾親自督領重測,翼宿竟只剩10顆而已²⁰。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翼宿確定星數只有十多顆的原因

²¹,也使得它成為缺星最多的星宿。天文研究者若需引用古星圖來論證,亦需小心採用年代相近的對照版本,才不會導致類似的問題。

我們可以從古星圖裡翼宿的樣子,來觀察其寫意的程度。翼宿的畫法有許多種,最常見的是中央鳥身由六星構成、近似張宿,南北兩翅各為八星,其中五星略成一線,另三星則靠近腋下連接身體,相當於襟翼位置。此三星在北側為翼宿七到九、南側為翼宿十五到十七(圖7),並各自形成向左的<型或向右的>型。以下整理出翼宿襟翼的幾種形態,並略舉數圖為例。為方便

比較,各圖方向皆已轉為一致(上方為北方):

一.兩側皆<型(圖8):其雙翅形狀大致對稱,包含唐末錢寬墓星圖、北宋蘇頌《新儀象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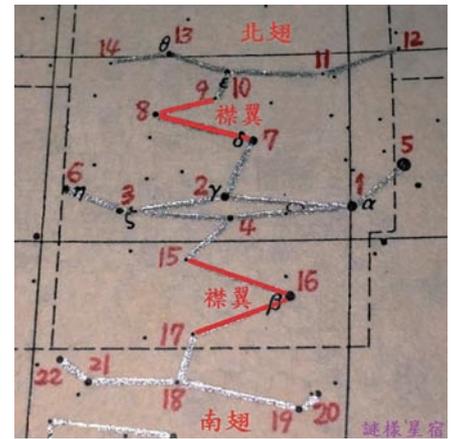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7 翼宿的襟翼位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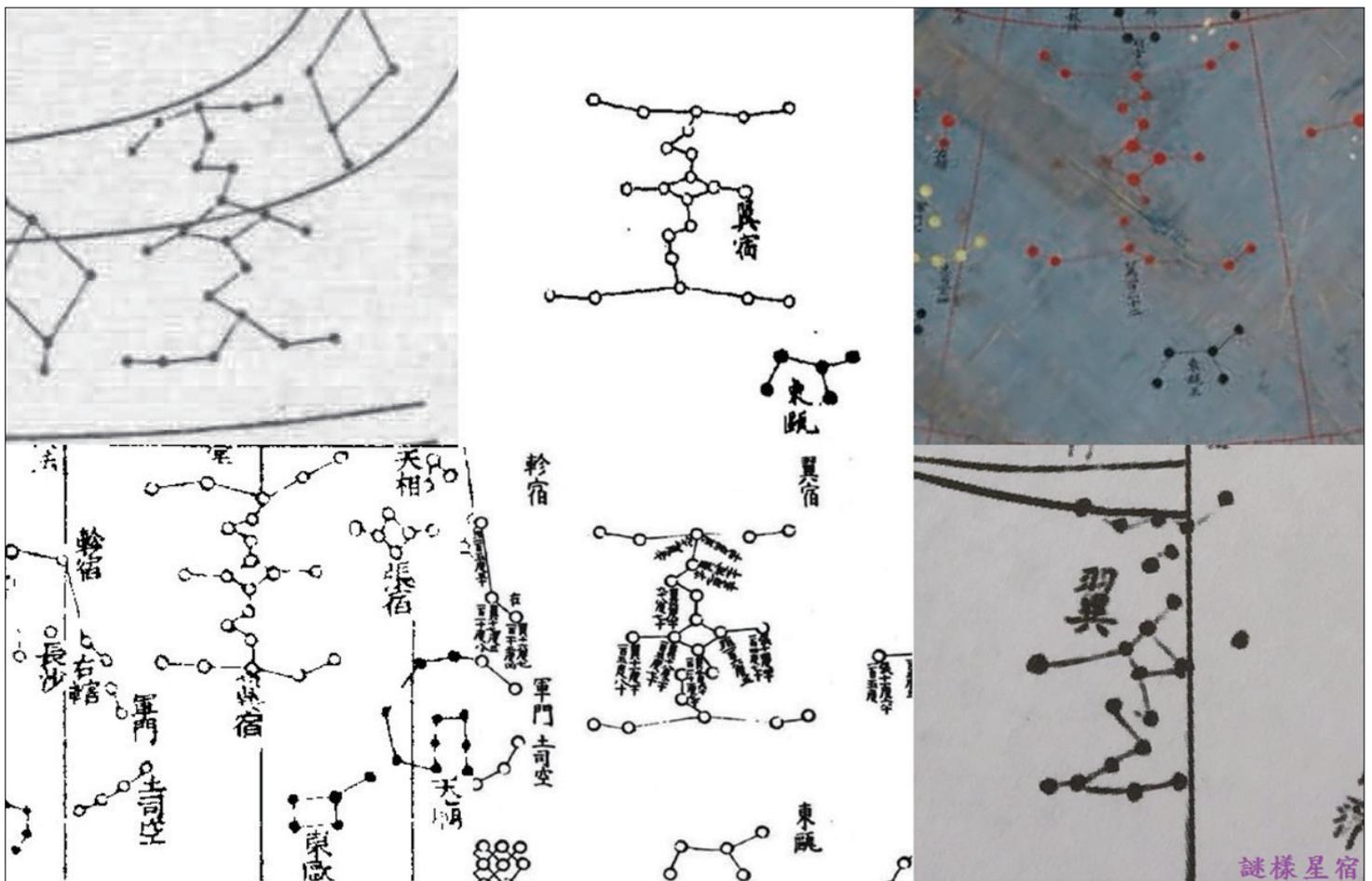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8 翼宿型態一: 左上-錢寬墓星圖、左下-新儀象法要、中上-靈台秘苑、中下-三垣列舍入宿去極集、右上-院藏明初絹本文天圖、右下-天元曆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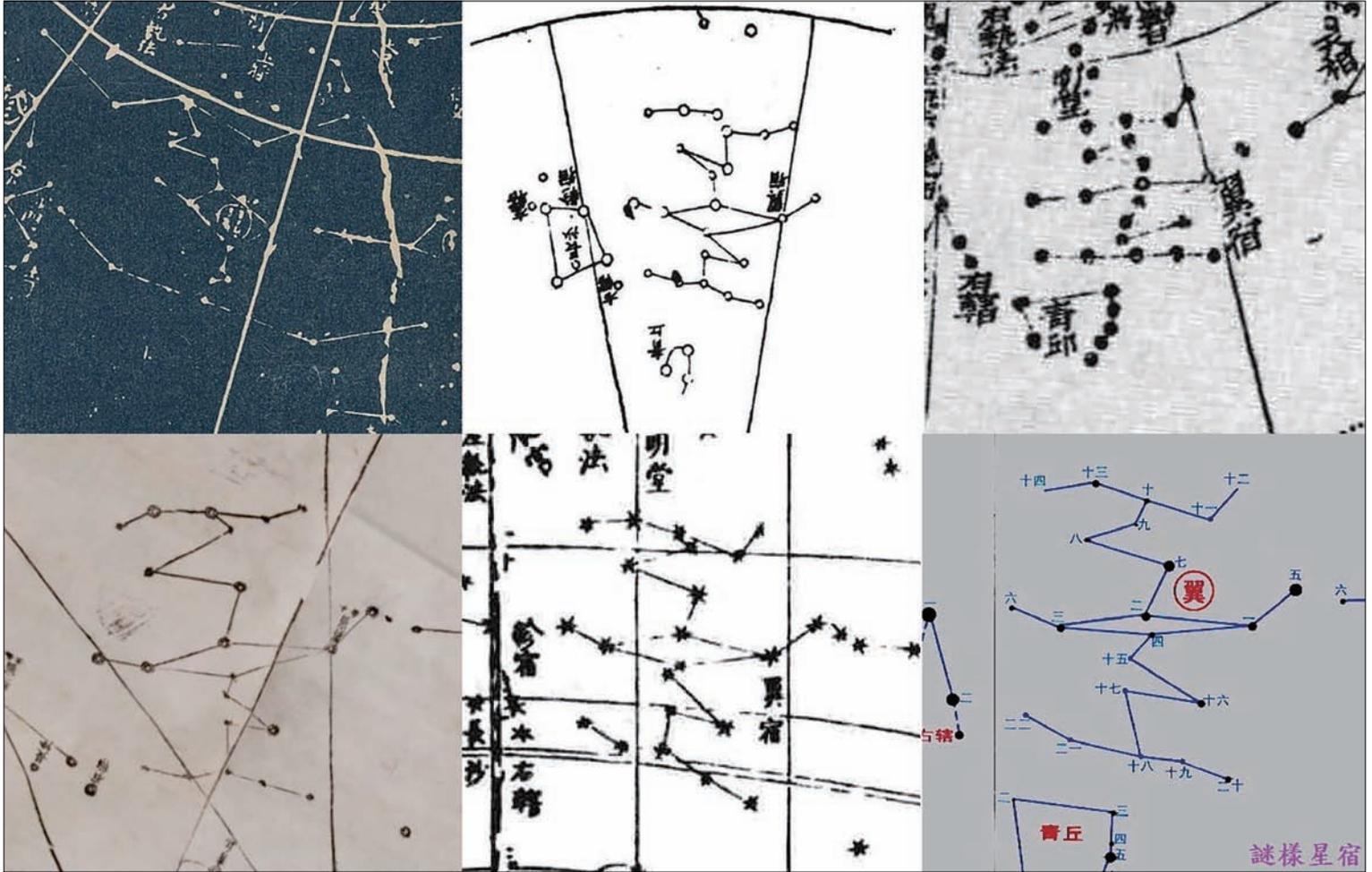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9 翼宿型態二：左上-蘇州石刻天文圖、左下-赤道南北兩總星圖、中上-梅文鼎星圖、中下-閔明我方星圖、右上-儀象考成、右下-伊世同全天星圖

要》、王安禮刪訂之北周庾季才《靈臺秘苑》、元郭守敬《三垣列舍入宿去極集》、明初絹本天文圖、劉基《觀象玩占》星圖、姚廣孝《天象玄機》、賈琦甫《步天歌》與《司天歌》星圖、章潢《圖書編》昊天垂象圖、顧錫疇《天文圖》、清徐發《天元曆理》等都如此繪製，僅南翅連線偶有不同，但大致上保持<型。此形態大多見於明代之前。

二.北側為<型，南側為>型（圖9）：兩側襟翼形狀相反，包含敦煌星圖、南宋蘇州石刻天文圖、明末梅靜復《乾象圖》、湯若望《見界總星圖》、《赤道南北兩總星圖》、《黃道南北兩總

星圖》、清初梅文鼎《星圖》、閔明我《方星圖》、戴進賢《黃道總星圖》、《儀象考成》星圖、李明徹《圓天圖說》、《大清會典圖》、《伊世同全天星圖》等。其中梅文鼎的星圖看似相同，但其實南側少了一顆、北側則多一顆。此形態大多見於明末之後，因傳承自明末清初之改曆與修訂。

三.北側為>型，南側為<型（圖10）：把形態二的南北襟翼形狀對調了，見於明北京隆福寺藻井星圖、明蔡汝南《天文總圖》，但前者漏繪了翼宿六。

四.兩側皆>型：見於明末張

汝璧《天官圖》二月（圖11左）。

五.北側接近一字型，南側為<型：以明王圻《三才圖會》為主（圖11中）。

六.兩側接近1字型：見於明吳悌《昊天成象之圖》（圖11右）。

以上光是形狀排列就有如此多的差別，且襟翼三顆星若要從<型變成>型，中間那顆星的位置至少需位移三度（否則會近似1字型），遠高於清代觀測誤差 $\pm 12'$ （ $1/5$ 度）²²，亦高於宋皇祐年間觀測誤差 ± 1 度左右²³。但早於宋皇祐年間的圖只有《靈臺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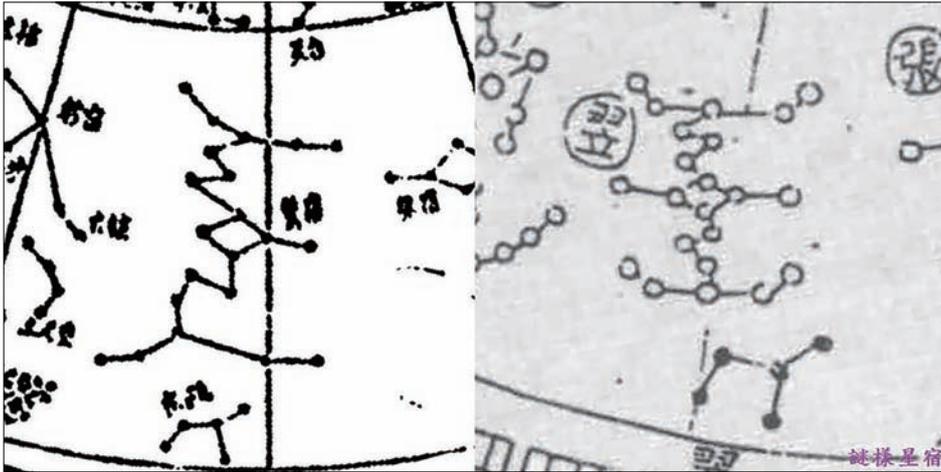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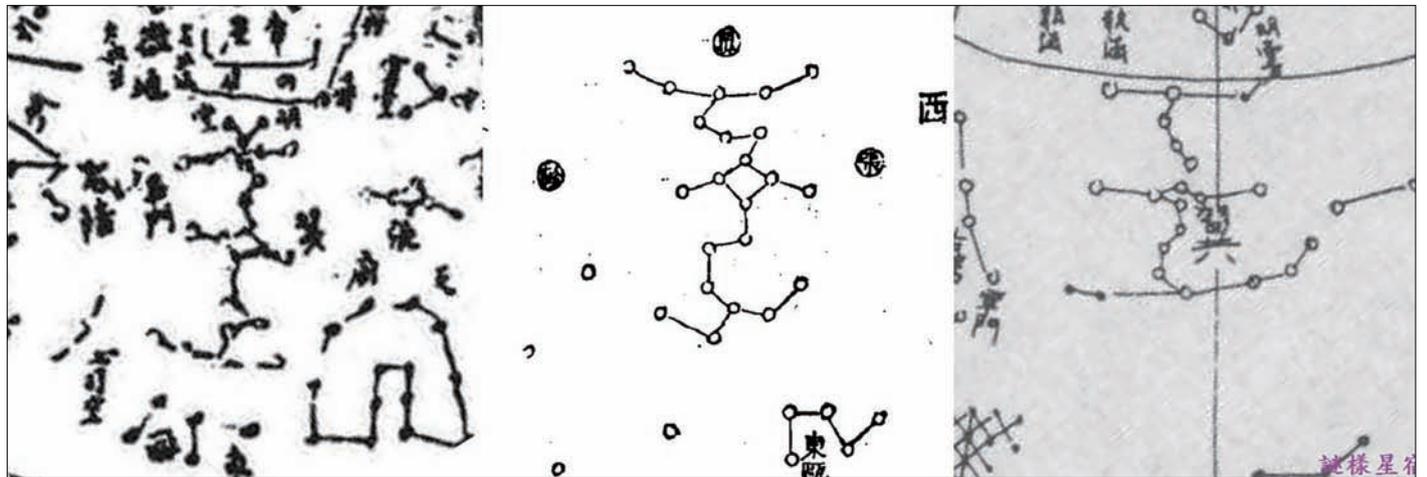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0 翼宿型態三：
左-北京隆福寺藻井星圖、
右-蔡汝南天文總圖。



↓圖11 翼宿型態四~六：
左-張汝璧天官圖、
中-三才圖會、
右-吳悌昊天成象之圖。

苑》、敦煌星圖、錢寬墓星圖、朝鮮《天象列次分野之圖》（底本可能為南北朝到唐初）四個，因此上述六種差別應該不是單純筆誤，而是接近自由發揮了吧？極有可能是微星難尋、大家各自尋覓，只要另一端也有微星，就可導致三角形倒置了。例如，北京隆福寺藻井星圖（圖10左）與《三才圖會》（圖11中）只因翼宿七這一顆星不同，就讓形狀完全不同了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更特別的畫法：

七.兩翅皆一字型加上兩小分叉：位於日本的キトラ（龜虎古墳）壁畫中（圖5右），無襟翼，南北星數相同，形狀也對稱。在

它右方呈1字型排列的七顆星則為朱雀第四宿“星宿”，因為張宿被畫到翼宿的左邊了，其他星宿順序則正常無誤。

八.北側六至七顆，南側九顆：南北星數不同，形狀不同，以涉川春海《天文分野之圖》、涉川昔尹《天文成象》、《天象列次分野之圖》等傳至朝鮮與日本的星圖為主（圖12左與中）。

九.連成U型：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星圖(晉唐之間)把星宿都幾何化，畫出特別整齊的U型翼宿（圖12右），且星數為25顆。

十.其他無法歸類者：三家星官簿贊（圖2）雖然南北星數相同，但形狀不對稱，無法納入一

至六的分類。而與唐末錢寬墓同家族之“吳越國”王室墓葬壁畫另有數幅翼宿，卻與三家星官簿贊之形狀近似，原因也許是隋唐的星圖尚未傳至江南，使得吳越星圖仍保有陳卓時期的風貌²⁴。另外日本《格子月進圖》亦與三家星官簿贊之排列相似。還有宣化遼墓兩星圖上的翼宿²⁵，其襟翼連線呈Λ與V字型，其中張世卿墓之襟翼各為兩星而已，而張恭誘墓之中央鳥身只有五星呈一直線。

由上可知，翼宿在古星圖裡寫意程度極高，加上翼宿全為暗星，觀測容易失誤，難怪用座標數據認真比對，反而很多星就找不到了。那麼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重新找回完整的翼宿二十二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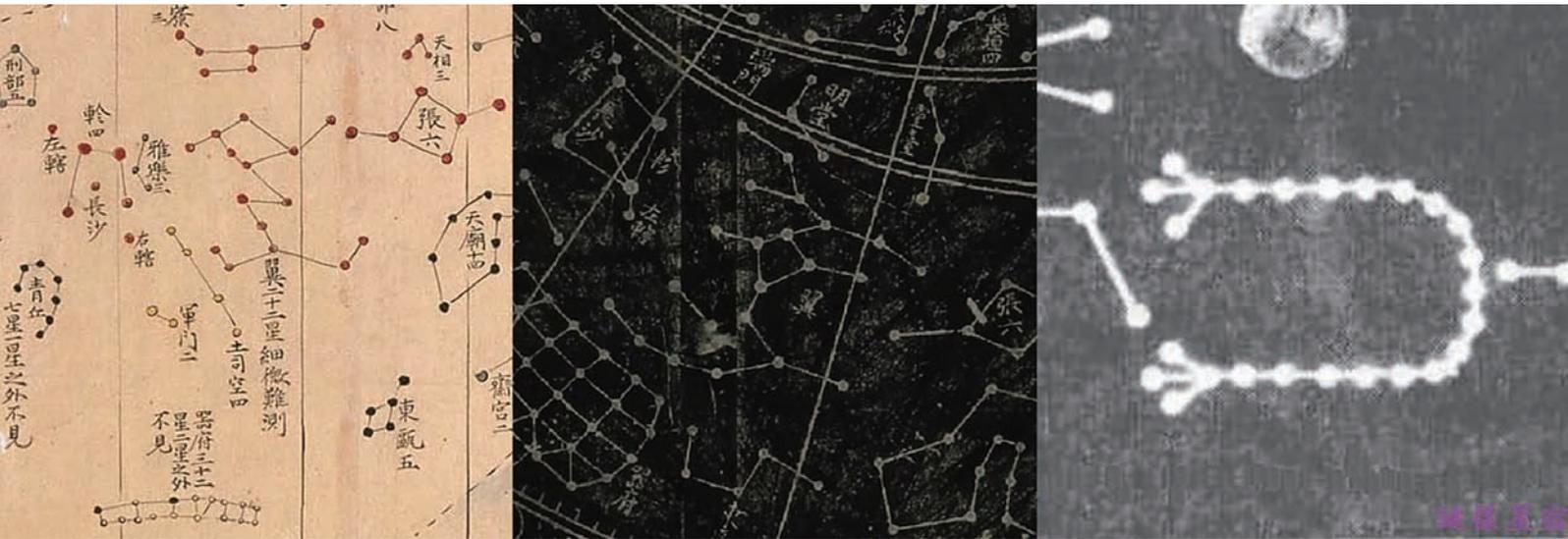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2 翼宿型態八~九：左-天文成象、中-天象列次分野之圖、右-新疆阿斯塔那古墓星圖

呢？其實若把翼宿範圍內肉眼可見的星星都畫出來，也許就能繞開科學數據找不到的阻礙。

從該天區的星圖可以發現，的確有些六等星臨近缺星位置，將其連線起來的樣子（圖1左）與上述第二種翼宿形態最接近²⁶，且與《中國恆星觀測史》復原之宋皇祐星圖近似：北翅各星幾乎相同，南翅則因已消失的軍門、土司空位置而有差異，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，以後再談。

經過了古籍、古圖、古墓壁畫的綜合整理，翼宿的古時面貌終於呼之欲出了。對於星座連線不夠具象的失落感，也得以在復原的星圖中稍稍釋疑了。下次若有機會看到滿天星星時，要記得來找找這對黯淡又有型的翅膀喔！

主要參考資料：

潘鼎《中國恆星觀測史》，學林出版社，2009。
陳遵媯《中國天文學史》第二冊，明文書局，1985。
盧世斌《星空漫步》，銀禾出版社，1985。
伊世同《中西對照恆星圖表1950》，科學出版社，1981。

馮時《中國天文考古學》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1。

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

潘鼎《中國古天文圖錄》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2009。

附註：

- 16 陳遵媯《中國天文學史》第十章第一節表13，頁54。
- 17 新城新藏《中國上古天文》第四章，中華學藝社，1936，頁24。
- 18 馮時《中國天文考古學》，頁265~266。
- 19 潘鼎《中國恆星觀測史》，頁312、710、752。
- 20 潘鼎《中國恆星觀測史》，頁569，但頁614則寫11星。
- 21 現代星圖裡的翼宿十一、十二、十四、十五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廿一、廿二皆無對應星，伊世同《中西對照恆星圖表1950》（科學出版社，1981）雖有找出缺星中的翼宿十二與十四，但翼宿十二對應星GC15173只有7.5等，肉眼已不可見，因此存疑。而翼宿十四則已繪於圖一左。
- 22 伊世同《中西對照恆星圖表1950》編後記之三，頁189。
- 23 潘鼎《中國恆星觀測史》，表6.1.4，頁243。
- 24 潘鼎《中國古天文圖錄》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2009，頁48。
- 25 潘鼎《中國古天文圖錄》，頁52。
- 26 各缺星的可能對應星編號請參考謎樣星宿之《中西星名對照表補注》。

歐陽亮：天文愛好者，曾獲2001年尊親天文獎第二等一行獎，擔任2009全球天文年特展解說員。

部落格：謎樣的二十八星宿 <http://blog.xuite.net/liangou/star>